

专访“长沙最美女护士”龙利亚——

她在艾滋病收治中心步步惊心那三年

今日女报/凤凰网见习记者 章清清

有人说，艾滋病人就像坐在高速通往死亡的列车上，这列车还会不断停靠站，还会不断有人上来……而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护理人员就是列车上的乘务员，随时与死亡共舞。

在远离闹市的长沙市捞刀河镇就有一辆这样的“列车”，它是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名为长沙市第一医院分院（又称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这里有着目前长沙唯一的艾滋病收治中心。38岁的龙利亚在这当了三年护士长。继2013年被评为“长沙市首届十大最美护士”后，2014年1月，龙利亚又入围长沙市“十大最美女性人物”。

2月14日，龙利亚在长沙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聊起这三年里，她和同事们见证生死，也历经生死的非凡经历。



龙利亚细心地给病人输氧。

艾滋病患者故意刁难

龙利亚2011年1月从长沙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调到位于长沙捞刀河的第一医院分院的艾滋病区担任护士长时，刚刚接受完乳腺癌放疗的治疗。

而艾滋病区，当时包括龙利亚一共也只有13名护理人员，且大都是“80后”。

在踏进这个有着70多个艾滋病住院病人，最高峰时有1000多个建档的门诊病人的特殊病区时，护士长龙利亚知道，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已摆在了面前。

“我在艾滋病区担任护士长两三年，刚来上班，就被一个病人刁难了。”2月14日，龙利亚向今日女

报/凤凰网记者回忆，那时，她化疗的副作用还没完全消失，因此在接触病人时，有时候会控制不住有恶心呕吐的表现。2011年2月中旬，一名叫秦刚（化名）的30多岁的男子住院进来，龙利亚在为他做护理时忍不住呕吐了，不明真相的秦刚误以为她是嫌弃自己。

艾滋病人本身心理承受力就比较敏感和脆弱，特别害怕被歧视。因此，秦刚从此就和龙利亚“杠上了”。

“他经常故意丢很多脏东西在床上，把病房弄得很脏。有一次，还把大便解在洗手池里，这些都要我来解决。做治疗时，他点名要

我做静脉穿刺。而且，做的时候故意手抖一下，无形间增加了我职业暴露的风险。当时我身体也不好，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啊！”龙利亚向记者讲述当年那一幕，如今已言语轻松，但透过她无意间低头微蹙一下的眉头仍可看出当年她承受的压力。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即第一医院分院）艾滋病专科主治医生刘意心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龙利亚和同事都给这个男子做过很多解释工作，但他都不信，直到有一天龙利亚坚持工作晕倒在病房，这个患者才感到了愧疚，从此不再刁难龙利亚。

很多护士不敢告诉父母在这上班

龙利亚带领13人的护士队伍，在时刻面临职业暴露风险的艾滋病区工作了两三年，这期间有不少同事因承受不了工作压力而离开，龙利亚在自己身患乳腺癌的情况下却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直到因为工作需要被调离。

龙利亚说，自己能理解那些离开女孩们的选择：“在这里工作，我们很多同事连父母都不敢告诉，甚至谈男友找对象都困难。我已经结婚生小孩了，还有什么理由不留下？”

今年38岁的龙利亚看上去是个瘦小的女子，一头利落的短发，说话时脸上总挂着和善的微笑。但是翻开龙利亚的履历，却不禁要对这个女子刮目相看。

在龙利亚来艾滋病区担任护士长的前一年，也就是2010年底，她的丈夫刚刚因为白血病去世。“当时我丈夫正在治疗白血病，后来我又被查出得了乳腺癌，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没几天就去世了，他是受不了这个打击……”时隔多年，如今一提起丈夫，龙利亚的眼角仍然泛起了泪水。

实际上，龙利亚2000年进入长沙市第一医院工作后，在护理工作最苦最累的重症监护室曾一呆就是10年，而每次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龙利亚总是被抽调到了最前线。

2009年上半年，甲流爆发，

长沙市第一医院组建了全市唯一甲流病房，龙利亚因为在重症监护室临床护理经验丰富，因此被抽调到甲流病房工作，一呆就是二十多天。当时，他的丈夫已经到了白血病晚期。

龙利亚同事、护士谢建平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恐惧，不知道是个什么状态，其实根据她家里的情况，她完全可以不去的，但她作为护士长能和我们一起站在前线，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

甲流刚刚偃旗息鼓，手足口病又开始肆虐。这是一种在3岁以下儿童中传染性很高的流行性疾病，一旦耽误治疗，则危及生命。

龙利亚再次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作的最前线。彼时，她的丈夫刚刚过世，她自己刚接受完乳腺癌的放疗，家里还有一个3岁儿子，所有的伤痛来不及咽下，甚至还要冒着会把病毒带回传染给儿子的风险，很多人都理解龙利亚为了什么要这么拼。

“我是觉得吧，在我丈夫生病去世、以及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医院的同事和领导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没有他们我也许都走不出这样的打击，当医院需要我的时候，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出现在那里呢？”龙利亚说。

临时充当“心理医生”

每天和艾滋病人相处，面临的复杂、危险情况可想而知。

“晚上，有些因为吸毒而患上艾滋病的病人，如果毒瘾发作的话，会守在我们的值班室门口要打杜冷丁。因此，我们在这里上班，一刻都不能放松。”龙利亚说，“有时候碰到特殊患者，还要充当各种角色。”

2011年11月的一天，艾滋病区有一位女性患者被正式确诊为艾滋病。“我记得那个患者50多岁，刚开始来还挺好的，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后，她好像突然就神经错乱了一样，疯狂砸烂东西，又胡言乱语，不让人接近。”龙利亚说。

龙利亚跟同事只好把这个女患者暂时单独关在一个病房里。每天和同事们轮流站在门口的玻璃窗口外和她聊天，开导她，充当她的“心理医生”，“她常常冷不防朝我



每天清早，龙利亚都要仔细检查给病人配的药。

们吐唾液，没办法，我们只能全副武装。”

有一天，这个病人突然从病房里消失了。“她趁我们不注意砸坏了一扇窗户翻窗出去了。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我只好一边向上面汇报，一边紧急组织手下护士到附近

去找。我们两个一组，打着手电筒搜寻了很多地方，最后是在捞刀河附近的河边发现了她。”

后来，龙利亚和护士们仍然坚持和这名患者隔窗交流，鼓励她吃下抗抑郁的药，这名患者的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

艾滋病区里的那些孩子

在龙利亚看来，照顾这些艾滋病区里的患者固然有难度，可最让她感到心痛的则是艾滋病区里的那些特殊的孩子。

“有个小男孩，才七八岁，却也是个艾滋病患者，父母都已经先后去世了。被家里人带到这里后，他的亲属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偷偷溜走了，把孩子留在这里，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是我们在照顾着他，没过多久，他的病情就恶化了，瘦得不成样子，连活动能力都没有了。走的时候，那个小手特别的冰凉。”说到这里，龙利亚低下头深深叹了口气。

在这个病区里，还有一个3岁

的女孩，曾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当时，一对夫妻都已经是艾滋病晚期，来到病区没多久夫妻俩就双双过世了，留下年仅3岁的女儿。所幸，小女孩并没有被感染。刚开始，护士们给小女孩家属打电话，希望他们能把孩子带回家，可家属们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二病室艾滋病科主管护士周玲玲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最后，小女孩就把病室当成了家。龙护士长有个3岁的儿子正好和她同岁，所以龙护士长常常就把儿子的衣服玩具都带过来给小女孩用，还每天给她喂饭、洗澡。我们都说龙护士长又多

了个女儿，而这个小女孩也真的把龙利亚当成了妈妈一样，别人给她喂饭她都不吃。”

龙利亚说：“那对夫妻临终前，孩子父亲可能料到了家人不会来管女儿，所以就委托我照顾她。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受的，因为我的儿子也没有爸爸了，而这个孩子的命运更悲惨，所以我就希望能尽我所能地好好照料她，完成她父母的心愿。”这个小女孩在病室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找到一家合适的收养家庭后才离开病区。“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了，龙护士长还哭了！”周玲玲说。

被评“长沙最美女护士”

“进到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全部的护理工作都需要护士完成，家属不能陪同，包括吃喝拉撒，而且常常有许多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可以说一般的护士是不愿意来这里工作的。但龙利亚却在这里成长为长沙第一医院唯一被选送外出进修的合同制护士，也是第一位被选为护士长的合同制护士。”2月14日，长沙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吕爱莲如是评价龙利亚。

正是因为龙利亚一直以来的默默付出和卓有成效的工作，2013年，龙利亚被评选为“长沙市首届十大最美护士”。2014年1月，在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联开展的“十大最美女性人物”评选活动中，龙利亚再次入围。在一个多星期的网络投票中，她排名第8，获得了

15.68万多张票。

对此，龙利亚在表示感谢网友的同时，并没有沾沾自喜。对于最后能否当选为“十大最美女性人物”，龙利亚并不在乎，她说：“我常常觉得，我只不过做了我作为护士这个职业最普通的工作，但医院和社会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和肯定。我会告诉儿子，希望他能记住爱，将爱继续传递下去。”



查询·订票·送票·常客服务